床头怎能没有灯

李光羽

朋友新居装修功毕,邀访,与众偕行。宾至,主人一一显摆,客厅豪华,书房典雅,卧室舒适——床头有开关,一按,亮的是天花板顶灯,可调光,能尽其辉煌,也能幽幽半暗,但躺在枕头、倚着靠垫却无法看书。问怎么没床头灯?答:电视看到迷迷糊糊,就睡着了,要床头灯干吗?

出差各省,旅游国外,住宾馆酒店,睡前习惯读书,却发现:欧美日韩的标间,常常天花顶灯不怎么亮,有的干脆没有,但床头灯位置大多恰当,光线适宜看书。而国内同样的标间,卫浴床椅不逊于国外,床头灯却很不理想:或暗,或偏,看不成书;有的房间灯具七八,门灯、镜灯、柜灯、夜灯一应俱全,独独没有床头灯;有的虽然有台灯,灯罩太低,只亮床边柜,不照枕前书。

床头灯的主要功能是读书。读书可增长知识,陶冶情操,是人类明智之必须。现代人忙,整日匆匆,读书靠挤时间。欧阳修说:"余平生所作文章,多在三上,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,盖唯此尤可以属思尔。"说的是写文章打腹稿。但利用零打碎敲的时间读书,车上(飞机、火车、轮船、地铁、公交,只要不是自驾)、枕上、厕上,何尝不是上佳选择!三上之中,无疑又以枕上为最理想最美妙。

灯花

何耶?夜晚人已摆平,大脑由于惯性仍在运行,一时刹不了车;或者琐事杂乱无章,心绪一地鸡毛,难以解脱;此时正好读书。比如,读些轻松的文学作品,读啊读,读到眼睛疲倦,读到神经松弛,水到渠成,自然入眠。早晨醒来,躯体舒坦,四肢慵懒,头脑倒煞是清醒。此时若不急于上班、上课,或正在双休、假期,那就再读读书,读些哲学、历史,读些天文、地理。由于精神集中,最能深入其境;由于思维活跃,最能浮想联翩;充分吸收知识,领会真谛,启迪人生。一句话:枕上岂能不读书,读书岂能没有床头灯耶!

因此愚以为,无论家居之卧室,无论酒店之客房,都应该设置床头灯;没有的,请赶快添装。一个床头灯花不了多少钱,但体现了主人的文化修养,宾馆的文化理念。读书需要床头灯,从枕上读书得到的益处,实在是难以量计的啊!

王盘声九旬建剧团

杨宏富

2012年金秋时分,王盘声90岁重建艺华沪剧团成为戏剧界的美谈。

那天,各剧种嘉宾数百人见证了这精彩一刻。滑稽界"快乐三兄弟"把王盘声搀扶上台,王盘声激动万分,他感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文艺精神,让他实现了60年的夙愿,并在沪剧院乐队的伴奏下,亮嗓一曲"王派联唱"。

想当年,全国解放时原先被人看不起的"戏子"们欢呼新生。艺华沪剧团在党的扶持下建立,它的前身就是沪剧名家荟萃的大本营——文滨剧团。27岁的王盘声当上了副团长,他不负众望,怀揣对新中国的憧憬,精心打造每一台戏。向千万观众奉献了《白兔记》《碧落黄泉》《黄浦怒潮》等沪剧经典剧目以及"刘智远敲更"、"志超读信"、"写遗书"等久唱不衰的经典曲目。1959年,沪剧名家大会串公演曹禺先生的《雷雨》。扮演剧中男一号周萍的王盘声走上艺术巅峰,"王派"和"丁派"、"杨派"、"解派"、"邵派"等流派就此诞生。

未料后来一场"文化风暴"刮来,上海所有民营集团均被卷走,艺华沪剧团随之消失。"风暴"肆虐后的十年,文艺春天催醒百花齐放,艺华也得以新生,称为"新艺华沪剧团"。王盘声被召回继续担任副团长。在他和同仁们的努力下,很快推出《第二次握手》《C·3之梦》等现代戏。在辛亥革命70周年时,王盘声在新编沪剧《风流英豪》中扮演了辛亥名将蔡锷。可惜不久,新艺华沪剧团却因一些原因解散了。

艺华渐渐被人淡忘了,但"王派"仍薪火相传,沪剧小生"十男九王"甚至成了惯例。退休后的王盘声仍然活跃在舞台上:《陆雅臣》中的陆雅臣,《断线风筝》中的谢格拉德,《宋庆龄在上海》中的教授等角色,就是在这段时期创作的,并深得观众喜爱。

这段时间,作为沪剧"非遗"的传人之一,王盘声还在爱女黄士英帮助下出版了《王盘声沪剧唱腔艺术》。他经常带领弟子走进沪剧沙龙,向票友传授沪剧,有时还上台示范一曲。他常勉力弟子们用"心"去唱,还将多次亮相舞台的"陆雅臣"全套行头馈赠弟子邱寅鹤。

而去年大剧院的《上海的声音——沪剧宗师王盘声、杨飞飞流派非常演绎》和今年兰心大戏院的《姑苏姐弟申江星、小筱月珍、王盘声艺术回顾专场》的演出,又拨动了王盘声在有生之年重建艺华沪剧团的心弦。为重建艺华,弟子徐宝山、卫国衡不辞辛劳递交申请、盖章垫资,一路顺风,却在最后一关被卡住。原来,为保护当年上海六大沪剧团(人民、艺华、爱华、长江、勤艺、努力)的知识产权,新开办的沪剧团不得与其重名。后经办人员了解情况后,由王盘声手书"情况属实",艺华封存了半个世纪的大门终于重启。对"艺华"当家人的重任,王盘声则坚决让贤,权衡再三,他将重担压在弟子邱寅鹤的肩上。如今,新的艺华沪剧团团长邱寅鹤就是头牌"小王盘声"了。

王盘声90岁重建艺华沪剧团,赞一个!

金秋的胡杨

沈海滨

台湾『简』字

徐梦嘉

使用繁体(传统正体)字的台湾地区有极少数与大陆在同样语境下相同的用字,要比用简体字的大陆"简化"(港澳也有此类情况,但不尽相同),试举三例。

份与分

表示人的身份上,大陆用"份",台湾地区用"分"。而"部分"等词台湾地区分、份皆用。台湾学者于大成在其著作《文字文学文化》(贯雅文化公司出版,1993年3月)里有专门谈"分"的文论,指出身份一词正确的要用"身分",台湾报刊或近人的文学作品中常写作"身份"是错的。并举逸话:其堂弟在某次国文考试中,吃不准辨别题"身份不明"的份与分用哪个,犹豫间看到桌面放置的身份证上赫然印着的是"身分證"……

分的先字是八,《说文》:"八,别也,像分别相背之形"。研究古文字应当知道,左右分开之"八(ba)"为分的古形义亦是古音,今苏浙沪一带讲分开两字,分仍念古音"八"。八后来用作数字,八下置刀造出分字,以刀劈分也。

分的字义多多,但作为分开之义,自古以来在人与事物的区分上通用。而份古又同斌、彬、玢,《论语》"文质彬彬"可写作"文质份份"。

理论上讲,大陆也用"身分"的。语文出版社出版的《现代汉语常用字词例》(1988年国家语委汉字处编,91页)就把"身分"作为常用字例。但现在使用时,人的划分加"亻"作"身份"不无道理。

葆与保

葆字有草木丛生等义,在"保持"的意思上与保通假。不过"永葆青春、永葆活力"等句式大陆用葆台湾地区用保。

梦笔寻踪

台湾南部有两座相邻的铁路车站,永康站和保安站,往来两站的火车票上印的永康、保安四字,可读成永、保、安、康。这吉祥语车票,由于媒体宣传而声名大噪。铁路车票在电脑化后,应民众需求,两站保留了传统的硬纸卡火车票。每逢节假日、特殊日期(如9月9日,谐音久久),"永保安康"车票会更抢手。许多人购票不坐车留作纪念或送亲友。

古汉语里也只用"永保",如《尚书》"永保天命"、《后汉书》"永保福禄"等等。保,甲文系成人背着孩子的状形,义为保护。从构字组词理据看"永保"应该属正统的。已无从考索大陆上个世纪50年代后,是谁或许为了字词表面亦"青春、活力"先启用"永葆",遂成"定式"。

犟与强

查《辞海》,犟:"固执,不服劝导,脾气犟"。而多音字的强在读古字音"犟"声时,其解也同犟。台湾地区不用犟字,旧时字辞典及书籍文章中亦无犟。犟当为现今大陆个别"繁化"字之一。

2000年11月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李可染画展,我带几位学生去看展。在可染代表作"犟牛图"前,学生与周遭台湾观众皆不识画中题款上的"犟"字。我告诉说此字即"强",大家认为强下加牛的犟很形象生动,"好有趣噢"。

在中华汉字宝库中曾有过表现牛脾气犟的"趣配",即"牛"上加"頑"的字,形容牛之顽劣,与犟不相伯仲。此字最早收在八百年前金代的《四声篇海》,直到清《康熙字典》、民国初年的《中华大字典》还有收录,可惜今天"頑牛"一字海峡两岸都已不用。

上述三例字组大陆可用"简"但已习惯用"繁",台湾地区分、份择用,身份之份要用简的分,葆、犟不用"繁"只用"简"。台湾的这个用"简",其实是用"古字",而行文里的繁体"古字",用古词语和(和,台湾在作连词时念"汗",这是老北京话)读古音的例子就太多了,细微中在在(处处,台湾常用的古汉语)折射出汉字在两岸行文发音方面的一些异同。

夜光杯

院子里的棕榈

潘国本

院子的空地上,挖了一排坑,埋下一伙棕榈,之后,它们长高长大,不论昼夜,不管风雨。

棕榈原生长在亚热带,那里有舒适的艳阳和水气,有亲和的土壤和同伴。在那里,它们开心、疯狂,怎么出腿怎么探头,都自由自在。自从有人看上了它们的秀气和神韵,便要它们离乡背井,克服水土不服,像当年去新疆的左公柳,去黑龙江的水稻。

每天看看,它们还是那么硬朗,就是不见长高长粗,直到三四个月以后,才略有变化。我们这里的土壤酸,气温低,又是城镇,规矩也重,相聚这里的"兄弟",都必须粗细相类,高低相当,连间距也有严格尺寸,并且,只有阴冷背阳的间隙让其栖息。但棕榈依然笔直,躯体滚圆,圆叶翩翩,棕须飘逸,没有谁想过它们已经受了多少委屈。

秋冬就更难为它们了。秋冬的风霜,行动粗鲁,一无体贴,但它们仍不落一张叶,不减一分色,兢兢业业,映衬院里的蓝天,镶嵌着我们的门窗。春夏两季是它们的黄金季节,赶紧抓住春雨秋风,扩张自己的生命。它们巨叶托天,黄花尽兴,棕衣棕须,凤冠霞帔,远看近看都似一位美髯公。雨把它们做了滑梯,风把他们做了琴键,麻雀则把他们做蹦蹦床,而蜂蝶围着它们蹁跹,则连《蝶恋花》都有了。

今年一月,大雪一场接着一场,松柏都勉为其难,何况祖籍热带的棕榈了。雪压上来的时候,棕叶抱团互撑,一棵棕榈,一座雪山。我们这幢楼的电线正好从它身下穿过,担心压断电线断灯断炊,有人举篙推搡,无奈雪已成冰,打、砸都上了。一次次积雪,一次次打、砸,它们叶柄耷拉,叶片撕裂。半月以后,我发现弯曲处,它们又抬起头来,又在为人们制氧送爽了。

棕榈来院里已十多年了,几乎没有给它们浇过水、施过肥,再热再冷再旱再涝,它们逆来顺受。纵使营造的风光无端被损,第二天它们重新营造。它们做的这些,从没有人注意,但它们依然故我。

它们似乎都懂得"能改变境遇,决不懈怠;不能改变,那就改变自己"的哲理。如果要是人,那应该算是圣人了吧!

拜"寿星"

丁 汀

今年"十一黄金周",广西巴马成了18万各地游客的"祈寿"热地,80多位百岁寿星每天接待游客的时间竟长达一个"班头"(8小时)。与寿星闪光灯合影、寿星抚摸头顶、寿星接受小红包……寿星们忙得不亦乐乎。

如今这么多人向往长寿,巴马寿星集体操劳,闻之而喜忧交加,不禁回想起3年前探访巴马长寿村的情景。

那次,我们一路饱览巴马的青山绿水,来到巴马村。长寿村坐落在碧峰逶迤的山脚下,一条清澈的小河泛着波光依山蜿蜒。巴马长寿明星黄七妈的宅堂是挂了牌子的景点之一,一男二女3位老寿星都在百岁以上,其中106岁的黄七妈算是最年轻的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黄七妈那双"鹰眼"炯炯有神,寒光逼人,尽管脸上皱纹密布,但难掩其年轻时的俊俏风韵。

据说,黄七妈是这家丈夫的第二个老婆。清末出生的丈夫116岁,身穿织锦缎寿星衣裳,正连续不断和游客合影。第一个老婆坐在里边的长椅上,伏在茶几上给游客写字留念,她和黄七妈以姐妹相称。黄七妈则坐在门口处拨弄着一堆豆秆,时不时抬起那双"鹰眼"打量着鱼贯而入的游客。

无论是团队的还是自由行散客,进屋前都被悄悄地告知:拜见老寿星要准备送一个不限金额的小红包。

这下可令我犯了难:立时三刻红纸包哪里来?金额不限,但到底放多少为妥?进得屋去,2个犯难问题倒迎刃而解:见3位老寿星拿了小红包后,抽出的钱放入一个塑料袋后就把红纸包搁在一边,我们随手拿一个就行;然后,悄悄问人家放多少钱,得知有8块10块的,也有18块的,更有小老板放118块的。哦!原来,确定红包金额的自由度很高。在如此虔诚拜见老寿星的首次体验中,一旦有了从众的标准底线,这个难题也顿消。

游客们无论男女老少,无不怀着好奇、兴奋、虔诚的情绪将小红包递给老寿星,或许老寿星们早已习惯了众目睽睽之下的收受,很自然地把红包拆开,抽出钞票,然后说一声谢谢,然后和你合影。寿星老皱的脸庞已不可能笑出灿烂的表情,合影的结果就看你的运气了。

随后又走访了几家不挂牌子的老寿星家。静静的堂屋中,他们安详地坐着微笑和你打招呼,甚是平和自然,绝无因少有人参观小红包拿得少的失落感。

如今,巴马已不再是海南、深圳、广州一带游客的老熟地,随着这几年知名度的不断提升,全国的自驾游客逐年增多,以致"黄金周"来访的自驾车排了几公里。巴马的生态农产品也日益受到青睐,碧山绿水间的"命字河"已然成了巴马的新地标;有巴马母亲河之称的"盘阳河"水早已被罐装,甚至出现在上海一些角落里。围绕人人期望的长寿之愿,巴马自然成了旅游新热点。

其实,广西巴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著名的"长寿之乡",除了独特的自然环境,与其平静、纯朴、自然的生活也有关系。如今,18万"长寿游"大军的蜂拥而来,老寿星频繁接拆小红包的过劳,反复合影强烈的闪光灯无数次的闪烁,对寿星们的健康恐怕都是不利的。

国人自古就有崇拜情结,古人拜神,今人追星,如今欲为己祈寿,而蜂拥"朝拜""寿星",其情其景真叹为观止矣!

七夕会 行旅印痕

背影

陈志宏

何须转过身来?只要一个背影足够。就像月亮,只须露一半,另一半留给你尽情想象。

何须看得太清楚?看得太清楚就像一杯清水趣味索然。就像一座山,如果离开飘浮不定的云,立刻就失去了神韵。

何须离得太近?离得太近,你看到的是一块丑陋的石头。保持一定的距离,你会惊讶地发现,它是一颗闪烁的星。

何须要活脱脱地站在你面前?那样你会失去想象的空间。只须给你一个背影,就像在那遥远的地平线,看见一根桅杆,看见驶来的一叶白帆,便会拨响你兴奋的弦。

只须一个背影,只须一个黄昏,只须一片白云,只须一泓秋水,只须几根芦苇,只须一片晚霞,只须一个梦境,便剪辑成一幅美丽的风景……

今宵灯谜

龚蓓文

独居享受补助

(三字包装用语)

昨日谜面:相看皆知鬓丝垂

(电影导演名二)

谜底:张一白、都晓

(注:别解为"一看都知道有白发了")